



读书感悟

映射时代变迁的百年家族史

读潘峰新作《天地扬尘》

□刘小兵

湘籍作者潘峰的《天地扬尘》(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),是一本意蕴独特的小说。一方面,作者在讲述宏大历史的同时,不时融入一些丰富的文学想象,使得整个文本于跌宕起伏的叙述中,不时充盈着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。另一方面,作者的创作缘起虽源自亲身父亲的倾情讲述,但潘峰却在书中巧妙地将对父亲化身为第一人称,追溯了我沈一尘的先辈们从东瀛到安徽贵池和当涂,再一路在三湘大地颠沛流离,最终到达湘西山城沅陵终老一生的故事。

小说从战乱频繁的20世纪初开始,以力透纸背的书写,生动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百余年的世运沧桑。作者以饱满质感的文字,将人物命运融入于家族命运和时代命运的洪流之中,透过饱经风霜的家族史,映射出一部百年峥嵘的民族史。

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,才永远不会干涸。个人记忆只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基础,而要真正提高文学的质地,就必须把个人记忆这一滴

水,放置于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这片大海里去。秉着这样的旨趣,作者没有停留于单纯地记忆书写中,而是以恢宏的笔墨,于无声处听惊雷中,张弛有度地诠释着风起云涌的历史巨变。文夕大火、常德会战、三二事变、湘西青年奔赴抗美援朝一线,抵御外敌舍生忘死,保家卫国奋勇争先,一桩桩、一件件,穿越着岁月的风尘,纷至沓来,深刻地凸显出新旧社会的时移世易。与此同时,作者还以见微知著的笔调,热忱书写出一众平凡人物的执着与坚守,倾力刻画出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喜怒哀乐。北海道远道而来追寻爱情的日本女子,不苟言笑的我的母亲韩先生,讲流利沅陵话的保牧师,从天而降的关公,沉醉于电影中用土话配音的老谢,温文尔雅的以教育和家庭为重

的父亲,爽朗乐观的徐勇 这些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,虽然人生际遇各有不同,但他们从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高贵品质,却让人心生敬意。尤为令人感动的是,他们在困厄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拼搏精神,时常激励和鞭策

着我 向上攀登;其济困扶危的脉脉温情,亦时常慰藉着我 彷徨无助的心灵,给我 以奋勇前行的不歇动力。品读这些温暖的大事小情,豁然可见纷繁时代下那熠熠的人性光辉,正迸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在展现家族苦难与荣光的进程中,我的精神世界也在几度漂泊之后,得到了妥妥的安顿。正所谓繁华落尽见真淳,经历过那么多的是非恩怨、历经多年的苦乐争斗,我终于把自己的灵魂安放在了锦绣的湘西大地。在那个家书抵万金的战斗岁月,抗日的烽火瞬间燃遍了大江南北,也把一个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,一场立国之战亦轰轰烈烈地打响,志愿军将士们舍生忘死,用自己的血肉之躯,筑起了钢铁长城,确保了国家的安宁,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幸福安康的和平环境 鲜活的文字间,沧桑的巨变下,湘西大地上人物的抉择和奋斗、信念和守望,以及理想和现实,在作者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全书在呈现个人与家族、时代与国家

的动人笔触,勾勒了一幅神秘而恬淡的湘西风情图。从巍峨的雪峰山,到古老神秘的悬棺;从嗷若寒蝉的放蛊,到传说中的赶尸;从浪花飞溅的赛龙舟,到湘西深处的天主教堂;从金发碧眼的修女,到土匪和各路军队在此交会;从世外桃源高椅村的安宁祥和,到小南京古洪江的繁华喧闹,再到湘西古老山城沅陵的绮丽奇异 作者用极富动感的文字,描摹出一个古朴灵动而又充满了奇幻色彩的湘西秘境,同时以虚实相间的文学绘制,为我们打开了跨越百年的魔幻之旅。

有人盛赞《天地扬尘》是中国版的《百年孤独》,但在我看来,它更像是一本意蕴丰赡的寓言之书。究其书名就蕴涵着悠长的深意 世间之人就像一缕扬尘,行于天地之间,只要有阳光朗照,就会迎来一片光耀灿烂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:尘土无疑是世间最卑微的物质,被江河裹挟,被风云席卷,随雨雪落在地上,蹂躏成泥,但当阳光照耀大地时,尘土也会随着微风短暂地在空中起舞,在阳光中也是多姿多彩的。



读书有味

阅 美的三种境界

□钱续坤

莎士比亚曾经说过: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;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这两个比喻虽然不是十分奇崛,但是足以说明阅读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;甚至可以说,阅读能激发 阅读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思想活力,可得到 夜来一笑寒灯下,始是金舟换骨时 的智慧启发,会滋养 平生万事付之天,百折犹能气浩然 的豪迈之情。

对于阅读,我国的古人从来不吝溢美之辞,它美在 读书不觉春已深,一寸光阴一寸金 美在 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 美在 眼前直下三千字,胸次全无一点尘 不过我所理解的阅读之美,借用汉语谐音的修辞手法,可以分为 悦美 月美 越美 既相对独立又息息相关的三种境界。

首先说 悦美。对于心灵而言,阅读确实是件美的事,这就好像一位疲惫奔波的旅人,突然来到一望无际的精神牧场,那成群结队的牛羊会让你叹为观止,那清澈深邃的蓝天会让你信马由缰,那清澈空灵的湖泊会让你灵魂出窍,一颗浮躁虚无的心自然而然也会沉淀下来,在微风的吹拂下和流云的注目下,潜心地品味 儿大诗书女丝麻,公但读书煮香茶 的惬意,昨日邻家乞新火,晓窗分与读书灯 的苦涩,我闭南楼看道书,幽帘清寂在仙居 的恬适,书卷多情似故人,晨昏忧乐每相亲 的痴情。这种对于心灵滋养式的 悦读,常常能够让人在文字的魅力之外,感受到生活的不同况味,吸引我们去慢慢地咀嚼;我们也常常乐于接受这种不厌其烦的哺育,从中得到甘露般的滋养、春雨般的润泽、母爱般的亲抚,从而在精神层面获得一定的愉悦、诗意和美感。

其次说 月美。月美并非一个约定俗成的固定词语,而是由我所在的单位创制的《月读月精彩》品牌衍生而来。对于读书人而言,百里行吟并不敢奢求,精研品读也不做指望,多数情况是挤出时间吃点点 零食;这些 零食 尽管也能在高兴时读出一

种 悦美,在烦恼时能读出一种豁达,在尴尬时读出一种仁厚,在困顿时读出一种从容,然而毕竟没有连贯性与持续性,所接触的文字要么走马观花,要么过目即忘;所理解的内容要么断章取义,要么各行其是。而以 月份 为单位,每月确定一个阅读主题,如此集腋成裘,不仅能够切中肯綮,而且肯定岁稔年丰。这正应了《礼记·大学》中的那句名言: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鲁迅先生也说得对:伟大的成绩与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,有一份劳动就有一份收获,日积月累,从少到多,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。从这种意义上说,月美 可以带来 悦美,还可促成 越美。

再次说 越美。此处的 越 重在 跨越,是相对于品质和修养而言的。阅读看似简单,其实有时也难,而人们对待阅读的方式和态度,往往能够体现出一种精神或者一种品质。囊萤映雪 彰显的是苦读不倦,凿壁借光 表达的是自强不息,刺股悬梁 暗喻的是坚韧不拔。或许有人要说,这些成语典故对于当代人的阅读没有多大借鉴意义,而实质上这种品质不仅不能丢弃,反而应该弘扬;更何况无论哪种阅读方式,沉潜往复都是必不可少的过程,那文字留白处的掩卷沉思,声画落幕后的品味咀嚼,都在一次次思接千载与心游万仞中,洗涤了读者的浮躁灵魂,丰富了读者的精神家园。与此同时,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提升修养的方式,读一本好书,如同攀登一座高峰,人到半山,固然也能欣赏到旖旎的风景,但是唯有不断向上攀登,方能领略到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 的无限风光。所以,岁月可把我们变成老人,经历能把我们变成富人,只有阅读,能让我们变成自己喜欢的人。这种 凤凰涅槃 式的重生,正是 越美 的魅力所在!

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,文字可以;眼睛目视不到的地方,文字可以。既然阅读有如此 三美,那么大家还犹豫什么?且让我们在 灯前目力虽非昔,犹读蝇头二万言 的坚持中,把生命之旅装点得精彩纷呈、韵味绵长吧!



人间笔记

寻觅意趣

□杨志艳

大多数国人觉得有诗意的生活才叫有趣,譬如:去武当登山,到三亚看海,逛景德镇赏陶瓷,飞意大利看画展。远方的美好固然有趣,但近在咫尺的你也可以用一双慧眼发现庸常日子的那些诸多意趣。

正午的阳光如一面铜镜,散发着万丈光芒。我撑着一把遮阳伞走在大街上,瞬间被空气中的热浪包裹着,抬头但见两只黑白相间的蝴蝶在空中翩跹飞舞,一会儿停在一丛花朵前,一会儿又追随我赶,看样子是一对情侣,彼此形影不离,比翼双飞的幸福模样着实羡煞路人。渐渐地那两只蝴蝶消失在了我的视线里。

突然,一个稚嫩的童声闯进了我的耳朵:妈妈,您左上方枝丫的叶子又绿又大。循着声音,我看见道路右侧边长了一棵茂盛的桑树,一对母子正在兴高采烈地采桑叶。妈妈用一柄自制的叉子把头顶的树枝拽了过来,孩子左手接过妈妈摘好的树叶,朝右手的袋子里安放。见此情景,我不禁好奇地走到树下,疑惑不解地问道:采这个叶子有什么用呢?回蚕宝宝呀!戴红领巾的小男孩如实回答。

午休时间并不充裕,别的孩子都是背着书包回家吃饭,而他们母子俩却还有闲情雅致地去采桑叶。不一会儿的工夫,那位年轻的妈妈就采了一大袋子桑叶。于是我也饶有兴趣地跟着他们一边走,一边听母子俩聊着养蚕经。从那位母亲的嘴里我才了解到蚕的一生要经历四种形态:蚕卵、幼虫、蚕蛹、蚕蛾。蚕宝宝们要历经 四眠五龄才算走完了一生。蚕宝宝每次休眠都要蜕一层皮,蜕一层皮加一龄,直到成为五龄幼虫后才会最终进入 吐丝筑茧 阶段。从他们妙趣横生的讲述中,我觉得那天中午的光阴竟是如此迷人,不但填补了养蚕知识,而且甚觉有趣。想想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要被时间受限时,要么被世俗束缚,要么大越喜欢去权衡利弊,放弃了享受生活的趣味,但是那天我亲眼目睹了一位手握童年,胸怀赤心的女子。

与母子俩挥手告别,我也想起了少年时光中山梁里的那些桑树。早些年间乡村流行 前不栽桑,后不栽柳,大概是 桑 同 丧,所以桑树遭到了

老祖宗的忌讳,一般不栽种在房前屋后,但也并不影响人们喜爱它,只不过换个位置栽种罢了。桑树跟枣树一样皮实,长在那儿不作不闹,只等村里人前来采摘。桑树的叶子疏疏有间,可偏偏枝丫却喜欢抢夺资源,它们相互拥挤,又努力向上迎阳而生,惟恐自个儿的枝条没有延伸开来,无法给才生长出来的小青果提供营养,所以在阳光的普照之下,争先恐后地竞相繁茂了起来。

桑葚初熟的时节,我像是一只调皮而又可爱的猴子一样穿梭在树上搜寻,用稚嫩的小手去采摘已然成熟的紫红色桑葚,贪吃的我直至嘴唇浸染成了红紫方才恋恋不舍地下树,并且这还不算什么,贪心的我必定把荷包也会装得满满的,然后从低树干上一跃而下。可是,有一回落地不稳,重心前倾,一不小心摔了个狗啃泥,压住了荷包里的桑葚果,瞬间口袋也被渲染成了紫红色,回家后母亲见状嗔怪,小弟弟见了伸手向我讨要果子,大部分果子被压坏了,仅剩几颗我又不愿意给予,于是哄骗弟弟,说它是胖虫,吃了会拉肚子的,可我没那么好心,不依不饶地追撵着我,小伙伴们立马递给我一个用柳条编织的花环,戴在头顶,躲到草丛中,才算逃过 打劫者。回想少年时代的顽劣,与小伙伴们整天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才最有趣,少年的天真因桑葚而甜透了心田。犹记在群山叠嶂、满目翠绿的树叶掩映下,馋涎那一枚又一枚的桑葚,感受 黄栗留鸣桑葚美,紫樱桃熟麦风凉 的愉悦才是最幸福的日子,欢快的童铃声回响在山谷,这才是活生生的有趣呀!

人人都说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生活并非无聊聊赖,而是充满着生机勃勃,具有着千种风情、万般姿态。人类在用脚步丈量江河岁月,用智慧去探索日月山川时,你会发现世界并不缺少美,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一个人与众不同的气质里隐藏着他人处世处的作风,有时趣味即是美学,它也并不功利,有趣也是一种生活态度,有趣还会是跳出循规蹈矩的俗套,带给别人一种全新而又意外的惊喜。

其实每个庸常的日子里都深藏着意趣盎然,它正在等待着每一位有缘的人前来挖掘寻觅,要知道保持趣味心也是一位立足于世的人 一辈子的修行。



入迷 梅方明摄



砚边随笔

我与书法的不解之缘

□柯云

我与书法结缘很早,那是5岁发蒙读私塾时,蒙师杨少甫,清末最后的秀才之一。他不仅精通 四书五经,而且研究书法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据他说,是学的柳体。我们所受的正课从《三字经》始,到《春秋》止,其作业学习毛笔字。全校13名学生,学堂设在我的家中。老师称作师父。初学写字是三种办法,一是填红(即由老师用红粉写在纸上,然后交与学生填写)二是填篆(即由老师用墨水写在纸上,交与学生上面蒙上薄白纸填写)三是脱手习帖。师父对我的学业很满意,但对我习字极为恼火。伯父是一位名老中医,开处方用的是毛笔,写得非常漂亮,他说我的字是 蚯蚓寻娘,要我反复领会《三字经》的 玉不琢,不成器 的含意。令我认真默念古诗《长歌行》,至今我还记得: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,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,何时复西归?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这首成了我教儿孙的座右铭。

我母亲闻知此情,狠狠教训我一顿。她说,你看人家都比你强,你为什么不用功呢?若再不下苦功练字,我就不让你吃饭。并要我作出保证。伯父之言,母亲的苦心使我痛下决心,苦学苦练,甚至用木棍在地上练习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不久我的字成了全校最棒,还可悬手写字。到9岁时,便能自家写春联和为他人写婚联了。尤其我写的家神 天地国亲师 6个大字深得长辈们的赞扬。报考完小跳级读六年一期,数学跟不上,分数不及格,因为字出色,校方作特殊优待招收了。

读中学时,班主任是长沙人,名叫邓潭州,既是作家又是书法家。美术老师苏兆龙是书法名家。在他俩的哺育下,我的书法得到飞跃性的发

展。一次我问邓老师,书法学什么帖为佳?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少时习书法,学了多体,练字练到废寝忘食的程度。有一天夜里,他用手指练字不觉划在妻子体上。妻子问他做什么?他说:练字。妻子说:人各有体,何在自己体上练呢?一脚踢醒梦中人。从此王羲之自俱一体而成为书法名家。苏老师也讲了一个故事,他说书法正、草、隶、篆,先写好正楷,然后再练他类。他举了一个例子:有位书法家,草字龙飞凤舞,可称当今怀素,他的正楷却如初学。苏老师深情地望了我一眼,特地警告我:写草字一定要入格不能乱草,草字不入格,神仙难认得。他还讲了一个笑话,说,在延安时,一天时为中共要员的康生突然收到一张游泳的请帖,从不习水的他,马上用正楷毛笔字回信道:请我游泳吃一惊,字如飞鱼认不清。半天识得一个字,才知康文误康生。苏老师再三强调:只要功夫真,铁棒磨成针。当年王羲之不知写烂多少毛笔,据说他的秃笔埋了一土坑。由于我的刻苦努力,在中学期我的书法和作文经常被展览和传阅,还为人家写过碑文。

参加工作后,正是大干快上,一天等于20年的火红年代,尽管工作任务繁重,我仍坚持不忘写作和书法。1962年5月被精简下放回老家大山当大队书记,其担子可想而知。但我依然利用一切空隙见缝插针。一天我在市面看到几幅出售的春联,下面落款周昭怡。我被标准的颜体字深深吸引,买回到家中,反复揣摩。又经过多方打听,得知此人是长沙十四中的校长、著名女书法家、中国书协副主席、省书协主席。于是我利用同姓的由头,给对方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了一封求教书信,对方很快就回了信,为我鼓气。她说我的字写得好,只是稍欠功力。她同时给我寄来

一个讲稿(即省电台讲座稿)《怎样写好毛笔字》。可能是天道酬勤吧,1963年在省第三次文代会上(我是常德地区第一个青年农民省作协会员)她,她闻知此情,开专车上我住住处。我受宠若惊,当即下跪拜师,称她做姑母。她将我带到她家,当场为我用正楷书写一本毛主席诗词,并留我吃饭。说她未婚,有我这个侄儿也是幸事。当天用小车带我逛街,观看她为馆、校、招牌的题字,使我大饱眼福。后来通过她的介绍我认识了黄铁山、欧阳中正等书法名家。

1965年末我斗胆与湖南人民出版社美编刘云老师联系,书写了 用科学方法种田,以大学精神耕耘 等4幅春联,因周昭怡的从中斡旋,终于得以出版,皆大欢喜。从此我练书法的劲头如澧河的春潮涌起,一浪高过一浪。

1979年10月,经县委赵树立书记签字,我被县委组织部恢复复籍,调到县文化部门从事专业文艺创作和县政协文史工作。大胆为本地刊物书写刊名,如《慈利文艺》《慈利通讯》《慈利文苑》和一些大会会标,也常为自己出版书籍的题写书名。1984年秋,我的书法又发生变化。一天株洲市政协负责人左重庆来我县考察,当场表演左手书法。在场人包括我妻子都拍手叫绝。妻子把嘴贴在我的耳边:你学他能左右开弓就好了。我随便应道:我试试便!此后,我苦练左手字,可是练了数日,毫无长进,我有些灰心。不甘心的妻子说:当年我俩的誓言,还记得不?我猛然醒悟:我俩手携着手,肩并肩,一个胜利了,一个祝贺他,一个失败了,一个鼓励。这样便没有爬不过的高山,也没有涉不过的大河。一股无穷的勇气在脑海中涌起,同时想起自己艰难起步,记得当年开始写作,一连写了39篇都被报社退回,由于坚持不弃,结果第40